



凶猛的蝴蝶



1. 狼口逃生
时近四月，地处东北边陲的蝴蝶谷里仍遍野荒凄，残雪未消。冯天南曾跟秦珂说过，蝴蝶谷是个小镇，风景美若世外桃源。可秦珂下火车后走了整整两个小时，别说小桥流水，连个人影都没碰到！

几天前，秦珂加入了一个名叫“猎族”的QQ群，管理员正是多年未见的大学校友冯天南。两人之间还曾有过一段有头无尾的情事：那年，秦珂读大三，高她一级、长相帅气的冯天南对她一见钟情，誓要于毕业前将她追到手。谁料，只一次约会后，秦珂便休了学，从此音信全无。如今重逢，冯天南激动不已，一再追问秦珂当时为何不辞而别，害得他差点将大学所在的那座城市翻个底朝天。秦珂苦涩笑笑，给出了理由：门不当户不对。

也难怪，冯天南的老爹官居要职，母亲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，身为官二代与商二代的集合体，冯天南确实风光无限。秦珂则出身于无名小镇的小门小户，家境一般，门楣也寻常。豪门深似海，不是她说进就能进的。与其谈一场注定无果的恋爱，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，早早了断。

听完解释，冯天南无奈叹了口气，问她过得怎样，并向她发出了邀请：“来蝴蝶谷吧，我和胜似仙境的蝴蝶谷欢迎您的到来。”

眼下人来了，翘首寻望，枯草倒伏，远山像冻僵的死蛇，这也叫仙境？就在秦珂愣神之际，前方忽然传来了令人心肝抖颤的粗重喘息声。

天！数米开外，突然出现了一头野狼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！

对峙数秒，秦珂一下子醒过神，跌跌撞撞地逃进惊呼。那头野狼显然饿坏了，腾身扑来。秦珂慌不择路，脚下又绊上杂乱野藤，“噗通”摔趴在地。眼瞅野狼张牙舞爪就要扑到身上，秦珂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

“砰！”生死关头，秦珂听到了一声枪响，也听到了野狼负伤逃窜的闷响声。哆哆嗦嗦睁开眼，她看到了一个脸庞黑红、嘴角横着条刀疤的年轻男子。

“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秦珂惊魂未定，颤声道谢。

刀疤男从脖子上解下一只形如香囊的小物件，随手扔来：“戴上它。”

香囊脏兮兮的，还散发着一股类似男人汗臭或腋臭的怪味。秦珂问：“你是谁？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虎尿护身符，野兽闻到味儿都会逃。”刀疤男拽起秦珂后掉头就走，“自己小心点。蝴蝶谷狼多，喜欢你这身细皮嫩肉的不只有饿狼，还有色狼！”

秦珂听得心头一紧，想追上去，脚踝处却传来钻心般的疼。糟糕，崴脚了！好在几分钟后，一辆越野摩托也似的驶来。

是冯天南。“小珂，你没事吧？是谁开的枪？”秦珂抬手指向已走成黑点的刀疤男，说：“我遇到了狼，是他救了我。”

“他长得什么样？嘴角是不是有道疤？”冯天南脱口问道。

2. 蝴蝶情缘

其实，在网上遇到冯天南前，秦珂曾看到过“蝴蝶谷”这个地名。她是在查找关于“獾子沟”的资料时读到的。资料中说：獾子沟，位于大兴安岭北麓，紧邻阿穆尔河，东面是蝴蝶谷。因山高林密，地况复杂，自古便是土匪盘踞之地。1950年前后，藏匿此处的最

后一伙山匪被悉数清剿。秦珂之所以搜索獾子沟，缘于她无意中发现的一封信。

这封信，是秦珂的奶奶写的。奶奶闺名柳香，已年逾八旬。在秦珂眼里，爷爷温文尔雅，奶奶温婉恬静，两人的婚姻美满得堪称典范。但自从三年前爷爷去世后，秦珂隐约觉察到奶奶的心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。直到前些日子，奶奶生病住院，秦珂帮她收拾房间，在枕下找到了一封刚写了开头的信：

“獾子沟的毋二当家，你还好吗？你要是还健在，就好好活着，别等了。”

毋二当家是谁？和奶奶有何关系？看这称呼，怎么像旧时土匪的报号？在好奇心的促使下，秦珂上网搜索并发帖求助：有谁听说过毋二当家这个人？没多久，有个叫“黑龙”的网友加了她，说他不光认识毋二当家，还知道他做过土匪，蹲过监狱，出狱后一直住在獾子沟里的一个山洞里。

现代人住山洞，够新奇。秦珂动了请黑龙做向导寻找毋二当家的的心思。黑龙倒是一点亏都不肯吃，也提出想请她帮个忙。秦珂问是什么忙，怎么帮？黑龙就给了她个QQ号，说是冯天南的，让她添加联系，看他有何反应。秦珂暗吃一惊，问他怎会认识冯天南？黑龙简单解释说，他们都是校友。之后，得知冯天南邀请秦珂前往蝴蝶谷，黑龙又劝她千万别去，也别和冯天南提这件事。秦珂心想，此行或许会收获关于毋二当家的线索，所以没听黑龙劝告，只身前往蝴蝶谷。

狼口脱险，在和冯天南回住处的路上，秦珂依旧满心后怕：“天南，你说蝴蝶谷是天堂，可我觉得这儿比地狱还可怕。”

冯天南俯身蹲起一把枯草嗅了嗅，说：“你闻闻，春天马上就到了。春天一到，这儿就是天堂。你猜，这一带最多的是什么？”

秦珂第一次来，自然猜不出。冯天南动情说道：“是蝴蝶。小珂，我永远都忘不了蝴蝶落在你肩上的样子。”

上大学时两人有过一次约会。那天，在校外的草地上，两只翼如白雪的蝴蝶绕着秦珂的黑发翩翩飞舞，还落上了她的肩。人蝶合一，可谓美不胜收。不过很遗憾，等蝴蝶飞走，秦珂也不辞而别。秦珂说，那年她的家乡遭遇天灾，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几乎淹没了整座乡镇的房屋，爷爷也受了重伤，瘫痪在床。她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，学业可以缓两年再补，孝心必须得尽。

“小珂，你都想不到，那段时间我有多痛苦……”

“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”秦珂岔开话头问，“你不去你母亲的公司，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”

“是大自然的神奇魔力把我召来的。我相信，它也会让你不虚此行！”冯天南强按着兴奋说道。

大自然的确神奇。只过去了一周时间，蝴蝶谷就变成了人间仙境：雪化了，山青了，草绿了，娇艳如火的达子香也在一夜之间热辣辣地开满了山野，果真是要多美有多美！

这日中午，冯天南发动越野摩托，带着秦珂赶往阿穆尔河看风景。阿穆尔河是中俄界河，流经中国最大的冻土带，江水呈黑褐色，像极了浑然天成的水墨画。路上，冯天南连声唏嘘，说这幅画正遭到赫哲族等以密林山川为家的山野居民的破坏，也许用不上几年就将不复存在。今年，他准

备在蝴蝶谷外建几栋居民楼，让他们安居下来，以此拯救原生态的蝴蝶谷。秦珂深知，冯天南爹有权妈有钱，他自然有能力去办这样一件事。合计间，秦珂忽觉摩托剧烈一颠，随后，整个人就飞了出去。

乱草下，露出了一个一米见方、用以猎捕大型野兽的陷阱！冯天南收势不住，连人带车一同扎了下去。

“天南，你没事吧？我该怎么救你？”

“别管我，快跑啊，有人要害我们！”冯天南大叫道。

但，晚了。不等秦珂站起身，几个身着怪异服装、脸涂油彩的野人已蹿出灌木丛，凶神恶煞般围来。

“你们是人是鬼？想干什么？天南，救我啊！”

“救你？他的小命都快到鬼门关了。”其中一个裸胸野人“嗷嗷”怪笑着扑上前，探手抓住秦珂，只轻松一提，就将她扛上了肩。推搡挣扎中，秦珂看得真切切，另外两个家伙摘下弓箭，对着陷阱内一通乱射。

撕心裂肺的惨叫过后，陷阱内再无声息。秦珂顿时心痛如刀绞，张口狠狠咬向裸胸野人的脖颈。裸胸野人疼得哇哇大叫，使劲将秦珂攮向地面！

刀疤男说的对，蝴蝶谷遍地恶狼，她不该到这儿来。

3. 獾子沟匪事

黄昏时分，秦珂悠悠醒转。一恢复意识，就发现自己没去地狱，而是躺在一只乌篷木船的船舱内。守在身边的，竟然是刀疤男！

没错，是刀疤男第二次救了秦珂——裸胸野人正欲痛下杀手，刀疤男带着一群同样衣装怪异的男子赶到。他连开两枪吓跑对方，接着背起昏迷不醒的秦珂冲进了密林。

“谢谢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一有危险，你就会出现？”秦珂吃力地问道。谁想，刀疤男竟一脸愧色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让你联系冯天南，把你推进这场死亡游戏。”

“你是黑龙！”秦珂催问央求道，“黑龙，什么死亡游戏？冯天南呢？求你快去救他啊！”

“冯天南根本没死，他才是真正的恶狼！”刀疤男边说边撩开篷布，扶着秦珂上了岸。

河岸的空地上篝火熊熊，十几个男女正载歌载舞。刀疤男说，他的确是黑龙，和那些男女一样，都是世代居住在阿穆尔河畔的赫哲族人。族人吃鱼肉，穿鱼皮衣，点鱼油灯，这些原生态的生活习性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过。但有个人却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幌子，试图让他们弃林进楼。这个人，便是冯天南。去年，依托父母盘根错节的关系，冯天南拿到了蝴蝶谷的开发权。

“你知道吗？阿穆尔河里盛产味道鲜美的大马哈鱼，一网下去能打捞起成千上万斤，其鱼籽价值更高，被西方人誉为餐桌上的‘软黄金’。”

“你是说，冯天南看中的是阿穆尔河的水产？”秦珂问。

黑龙摇摇头：“好像没那么简单。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他邀请你来，应该不是想重温蝴蝶落肩的情景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和他的事？”秦珂惊讶插话道。

“我没骗你，我们真是校友。只不过我始终躲在暗处，从未敢靠近你。”支吾说着，黑龙的脸似乎红了。嗫嚅片刻，又道出两个事实：

一、袭击秦珂的饿狼，是冯天南豢养的；二、殴打秦珂的裸胸野人，也是冯天南的手下。

秦珂倍感不可思议：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除了渔产，我和族人猜测，他还想把蝴蝶谷变成一座富人狩猎场。”黑龙说，“在你之前，也有两个女孩来过蝴蝶谷，随后神秘失踪。冯天南宣称，是赫哲族人害了她们。可我有种预感，是他在捣鬼。为找出真相，我才动了让你冒险联系冯天南的念头。那头饿狼是从他的养殖场里逃出来的，打你的畜生也已被我们抓住，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据。”

可对冯天南来说，她能有什么用处？秦珂百思不得其解。再者，此次来蝴蝶谷，她只想探寻藏在奶奶心里的秘密，不想掺和任何阴谋，更不想成为棋子。念及此，秦珂问：“黑龙，你真认识毋二当家？”

夜深了，篝火渐熄，那些赫哲族男女也先后散去。坐在乌篷船头，黑龙说起了毋二当家。毋二当家姓毋，绰号“酒獠子”，至于大名叫什么，鲜有人知。他腿瘸，又嗜酒如命，“酒獠子”的绰号倒也恰如其分。20岁那年，他人伙獾子沟，凭着一股能打能杀不要命的狠劲儿坐稳了第二把交椅。这辈子，他最后悔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单枪匹马抢过一个良家女人。

抢女人？抢的不会是我奶奶吧？秦珂忙问：“他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黑龙说：“应该很漂亮。不然，我爷爷也不会和土匪头子火并，最后被打断腿成了瘸子。”

“你说毋二当家是你爷爷？”秦珂愈发惊诧。

“不是亲的。我父母去世早，是他收养了我。”黑龙娓娓道来：“人们都说，这一带的土匪解放后没两年就被肃清，其实，我爷爷他们在1960年那阵儿还占着獾子沟呢。有一年，大当家看上了一个俊俏女子，就想抢来做压寨夫人。于是，他当众激我爷爷，问他敢不敢去抢女人？我爷爷年轻气盛，当夜就摸出了獾子沟。抢人得手，大当家很是眼馋，话里话外敲打我爷爷让给他。可匪窝里也有规矩，谁抢的女人归谁。再说，那年土匪被部队打得像耗子，见洞就钻，缺吃缺喝更缺女人。我爷爷没服软，当场驳了大当家的面。”

接下来，秦珂听到了这样一番惊险场景——毋二当家把那女子关进他住的山洞，不准任何山匪进入。那女子刚烈得很，手握剪刀说谁敢碰她，她就死给谁看。毋二当家怕她饿坏身子，就送进一壶酒和一大块孢子肉。女子也真不客气，大口大口喝干了酒，又狼吞虎咽吃起了肉。毋二当家说，只要你跟了我，保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那女子一手抓肉一手抓剪刀，发狠道：你做梦，我喝酒吃肉，是为了攒劲杀你！毋二当家听了连连叫好：够辣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辣女人。死在你手里，值当！也就是在那天晚上，大当家起了杀心，要灭了二当家。一时间，两派土匪全杀红了眼。那女子趁机想跑，被大当家打中了肚子。毋二当家疯了，当场和大当家拔枪对射。

听到此，秦珂捂着心口问：“那个女子叫什么？后来呢？”

“爷爷从没跟我提过她的名字。后来……”黑龙猛然跳起，一把抓住了秦珂的手腕，“快，快跳江！”

在黯淡月光的映照下，岸上，三五个家伙正手持刀棍，鬼鬼祟祟

摸来！

4. 蝴蝶效应

顺流而下，不知漂出了多久、多远，等黑龙把秦珂拖上岸时，秦珂早冻得身体僵硬，嘴唇青紫。黑龙说，那几个家伙当是冯天南的手下，半夜突袭，意在解救被他们抓住的行凶者。

真没想到，看上去斯文有礼、阳光帅气的旧日恋人，居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诡诈狡黠之徒！秦珂问：“黑龙，你和冯天南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？”

“是他强拆了我的木屋，害得我和许多兄弟姐妹无家可归。”黑龙指指嘴角的疤，“这个疤，也是那帮恶棍留给我的。我承认，看到你发的帖子，我曾动过利用你做诱饵，查出他们丑恶勾当的念头。可得知你真的要来，我又觉得自己很龌龊。我以为自己有能力在暗中保护你，可我错了，我低估了冯天南。冯天南能对曾追过的女孩下手，这说明他已经疯了。”说完，黑龙带着秦珂赶往一个叫熊掌窝的山洼。沿着坑洼不平的山路走了约莫两个小时，两人借着灌木的掩护，弓腰趴在一块巨石后。探头只看了一眼，秦珂便惊得嘴巴大张，心跳怦怦。

山洼里，码放着上百只钢筋铁笼。里面豢养的，是鬃狼、野猪以及黑熊等大型凶猛野兽。

黑龙说：“冯天南不分季节，不断地从阿穆尔河里捕捞渔产，获取暴利，然后用这笔钱雇佣盗猎者猎捕野兽，集中豢养。等把蝴蝶谷的居民都赶走，他就会在这儿架设铁丝网，围成供富人寻求刺激的狩猎区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告他？”秦珂问。

“怎么告？”黑龙恨得两眼通红，“这里的地势根本不利于搜查和缉拿，不然秩序也不至于如此混乱，冯天南也不至于如此嚣张。警察以前倒是来过，可每次一出动，那些强拆者和盗猎者就往山林里藏，想找到他们比大海捞针都难。我们逮住的那个，这会儿工夫恐怕也早被冯天南抢回去了。”

“快看！那是什么？”秦珂禁不住打了个冷战，惊声叫起来。

此刻，数里外的山谷里，一只蝴蝶正凌空而舞。确切地说，那是一股盘旋上升的强劲气流。早在1963年，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·罗伦兹便提出一个美妙而匪夷所思的理论：蝴蝶效应。一只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，偶尔扇动几下翅膀，很可能会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原因并不复杂，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会导致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，并产生微弱气流，微弱气流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。这一连锁反应，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场只能用恐怖来形容的特大风暴。而用电脑程序模拟气候变化图像，则像极了一只张开双翅飞舞的蝴蝶。

眼望“蝴蝶”愈转愈猛烈，秦珂惊问道：“黑龙，它不会是人造的吧？”

“人造龙卷风？”黑龙先是一怔，随之恍然，“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最近几个月，强拆事件惹怒了山民，誓要和冯天南斗到底。我还纳闷呢，蝴蝶谷和周边的獾子沟、孤松岭竟接连受到龙卷风的破坏，摧毁的只有民房。这一定是冯天南干的，他也想制造一场蝴蝶谷版的卡特里娜，彻底扫清所有的阻碍！”